

春天的思念

李自美



往事鉤沉

離開家鄉二十多年了，初春時節的思緒總是宛如春風吹綠的垂柳綿軟而悠長。大地上的每一點新綠，都是春天的使者。它不僅給人間帶來了勃勃生機，也帶給人們無盡的溫暖和希望。溫暖的日子，讓人越發懷念起青蔥歲月裏那些細小而暖心的人和事。

小時候家貧，飯桌上難以見到葷菜。除非家裏來客或者過年過節的時候，才有可能奢侈一次。食用油也極珍貴，平時炒菜稍微有點油星就不錯了。那時難得買豬肉，就是偶爾買也揀白花花肥肉，因為肥肉可以煉出噴香的豬油。把煉好的豬油放到小瓷罐裏，炒菜時用筷子挑起一點，放到熱鍋裏，嘩啦一聲，滿屋子都飄着油香味。記得有一次，母親買了幾條小乾魚。因怕費油，母親平時都是把魚放到爐子上烘烤乾。那天，趁母親外出時，我把魚放到鐵鍋裏煎了吃。煎過魚的鐵鍋油光閃閃，用粗糧煎餅一擦，香氣撲鼻。我和哥哥用煎餅把鍋擦了一遍又一遍，鐵鍋被擦得明晃晃的，簡直能照出我們的醜樣。

青黃不接的時候，煎餅就鹹菜的日子，乏味而無奈。只有等到春天，春回大地的時候，蔬菜才漸漸多起來。可是，我們一般是捨不得買菜吃的，只有在街前屋後種點應時蔬菜。而這時山溝坡嶺的野菜就會成爲莊戶人家飯桌上的必備。我最喜歡吃的野菜當屬青翠碧綠的野菊花芽，那是家鄉常見的一種野菜。初春時，幼芽依託乾枯的枝杈從地下萌發，趁鮮嫩把幼芽採回家，可以用開水燙過調製，也可以把幼芽糊上一層麵糊用油煎着吃。

春天，是漫山遍野的野菊花發芽的時候，也是吃菊花芽的最好時節。那時，父親在外地工作，母親獨自一人帶着我們兄妹仨，着實辛苦，日子也過得緊巴巴的。空閒時採挖的野菜，大都是洗淨晾乾，再放點鹽醃着吃。偶爾，母親也會給我們做黃澄澄的油煎菊花餅。不過，母親總會一邊煎菊花餅一邊又不厭其煩地嘮叨費麵又費油，太不划算。

記得那個春寒料峭的上午，哥哥帶着我在東嶺採摘了滿滿一筐野菊花芽，鮮嫩翠綠的芽尖兒讓我們小小的心兒溢滿歡樂和期待。我們商量回家就做菊花餅吃，趁母親到外婆家去的空檔，親手

下廚，品嚐自己的勞動成果。我洗菜，哥拌麵。那時白麵稀罕，哥只用了一點，水放得倒不少，以至於麵糊成了麵湯。正當我們大眼瞪小眼，猶豫着要不要再加點麵時，小叔看到了這一幕，他怪我們大人不在家，瞎胡鬧。他讓我們等一會，快步回到自己家，回來時手裏多了一瓢白麵，一瓶豆油，還有兩個雞蛋。我家僅有的幾隻雞下的蛋我們平時都不捨得吃，母親都一個個攢起來，要麼用鹽醃起來當做農忙時下飯的菜，要麼拿到集市上賣掉換點零花錢。小叔把手裏的東西放好，笑盈盈地說要給我們兄妹露一手。他拌好雞蛋麵糊，把鮮綠的菊花芽放到麵糊裏打個滾，拌勻。看到小叔把油倒進鍋裏，我忍不住說了一句，放這麼多油！小叔一邊往油鍋裏放沾有麵糊的菊花芽，一邊回答多才好吃。很快，小小的飯屋便瀰漫着濃濃的香味，哥吸了吸鼻子，舔了舔舌頭，我也不由得嚙了嚙口水。小叔把炸好的菊花餅拿給我們，催我們趁熱吃，並再次叮囑我們大人不在家，不要隨便動火做飯，免得燙傷。吃着外焦裏嫩清香四溢的菊花餅，我們開心極了，不停地說這是我們吃過的最好吃的菊花餅。

我家和小叔家住同一個院子，我家住北屋，小叔家住東屋。小叔是生產隊裏趕馬車的車夫，負責隊裏的貨物運輸。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小叔精神飽滿地坐在馬車上，手裏揮舞着長長的鞭子，吆三喝四地指揮着那匹老實巴交勤懇懇的棗紅馬的神氣樣。我的嬌子就是叔叔用馬車迎娶回家的。不久，小叔在村裏另一處宅基地蓋好了新房，全家搬走了。這是他第一次給我們做菊花餅，也是最後一次，但這卻是我兒時記憶裏最溫馨的既模糊又清晰的畫面。五年後的那個春天，三月雪如泣如訴地飄灑在天地間，一雙兒女剛剛上學、生活剛有起色的小叔，因爲一場事故永遠離開了我們。他的英年早逝，留給親人無盡的哀痛和深切的懷念。幾十年了，每當新綠初綻的時候，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小叔，不由地回味起他做的菊花餅。

時光的年輪不停地轉動，不知不覺又過去了三十多年。歲月已老人亦老，不老的卻是那輾轉在心間的刻骨的親情。因爲失去，所以可貴。因爲遺憾，所以懷念。就像菊花餅的清香，至今想起，彷彿仍在唇齒間迴繞，醇香如故，回味無窮。

不要讓愛情枯萎

繆宇光



人生在線

猴年春節來到新加坡，正逢這裏的雨季，天氣陰沉沉的，沒有燦爛陽光藍天白雲碧海的美景，一切就像一張灰色背景下高樓、街道和高大綠樹的堆砌。但我和妻子的心情是明媚的，是開心的，畢竟我們第一次來到南洋的異國。

我和妻子幾次來到新加坡河邊，那裏有魚尾獅、國家美術館、亞洲文化博物館、萊佛士紀念館等等，集中了新加坡的文化精華和難忘記憶，當然，也有高聳入雲的現代建築群。

在離開新加坡的當天上午，我和妻子再一次來到新加坡河邊，這裏靜謐而有序。我們走在新加坡河邊，進行了一場饒有興致的對話。

因爲妻子小我五歲，一直似真似假地稱呼我爲「老頭子」，說我肥胖，說我嘮叨，說我沒有瘦男人的魅力。一開始，我聽了心情也不好受，因爲我覺得自己非常不錯，憑

什麼不了解我的心靈呢？後來，我開懷了，也不計較她說的這些了。

那天，我跟她說：「我退休了，就到美國的外甥女和姐姐那裏去安度晚年，反正我有退休工資，我不會麻煩我姐姐和外甥女的。」

妻子聽了我的話，一下子來勁了，她連忙笑着說：「對，你應該再娶一個美國女人，我也再找一個男人。」我一聽，心裏涼了半截，原來，我所愛的妻子一直有再想找個男人的想法啊！

我又說：「我會到美國去旅遊，但不會長期居住的，我不可能娶美國女人，因爲我想和你一直到老！」妻子在一旁說：「真的，是真的，我真的認爲你應該找一個美國女人。」

「哈哈，我這樣一個老頭子，誰要呢？」美國女人也好，日本女人也好，不是沒想過，只是今生不可能的事啊，況且我眼前的妻子，是我的最愛，於是我用一陣笑聲來掩飾自己曾有過的真實念頭。

我們來到新加坡河遊覽船碼頭，登上了

遊覽船，我先坐在了靠窗的座位，妻子一下子坐在了我前面也靠窗的座位。我環顧了前後左右，看到很多歐美老年遊客，都是夫妻坐在一起的，並不是像我們這樣佔着兩個靠窗的座位！我感動着這些歐美老人之間的默契感情，更欽佩他們高度文明的素養！

徜徉在新加坡河，電動船上的電視機裏播放着美麗的新加坡河景色宣傳片，伴隨着流利的英語解說，我兩眼瞪着新加坡河兩岸的壯麗景色，不斷用手機拍下一段段視頻！

妻子說：「這是新加坡河？」我回答說：「是啊，這是新加坡河！」

愛情是什麼？婚姻是什麼？親情是什麼？是帶刺的玫瑰？是苦澀的咖啡？是酒？是茶？是淡水？……其實，都不是這些！婚姻是責任，是圍起來的庭院，是溫馨的港灣；親情是愛情的昇華，是我們自強和自信的和諧交融，需要我們用真心去呵護和滋潤，不要讓它枯萎，不要讓它凋零。

就像雨季中的新加坡河，雖然沒有藍天白雲，但是過了雨季，新加坡河將迎來藍天白雲碧海的燦爛日子！



▲佛光山佛陀紀念館

網絡圖片

佛光山氣象

馮進



文化經緯

「南台佛都」佛光山離高雄市中心車程四十分鐘，是台灣最大的佛教道場。這裏曾是一片荒山，一九六七年起星雲大師在此建廟就教，提倡「給人信心、給人歡喜、給人希望、給人方便」，「以文化弘揚佛法、以教育培養人才、以慈善福利社會、以共修淨化人心」，入世濟世的「人間佛教」，並向台灣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發展。

佛光山規模宏偉，建築衆多。原有的大雄寶殿、大悲殿、大智殿、大願殿四幢主體殿堂依山而築。面積最大的大雄寶殿除了高約七米的三尊大佛，四壁有一萬四千六百個佛龕，其餘金身佛像難以計數。二〇一一年底這裏又建成面積一百多公頃的佛陀紀念館。我之前參觀過星雲大師在江蘇宜興建立的大覺寺。而這次來不及登山拜廟，只能參觀佛陀紀念館。此館歷時九年才完工，形成「前有八塔，後有大佛，南有靈山，北有祇園」的格局。經過標有「佛光」紅字的高塔，從紀念館牌坊下進入，穿過廣場，先到禮敬大廳。門口右手白象，代表佛陀乘白象入胎，紀念佛誕；左手獅子，代表佛陀般若法音，闡揚佛法。除了資訊諮詢處，廳內還有飯店、禮品店等。

出大廳就踏上「成佛大道」，經過「菩提廣場」可直通坐東朝西的紀念館。大道兩邊排列象徵佛教「八正道」的寶塔，左右各四座。自西向東，左手依次爲七誡、五和、三好、一教，右手爲八道、六度、四給、二衆。塔內設施功用各異，如二衆塔設兒童館，用互動遊戲教育兒童；五和塔宣傳佛教婚禮、成人禮、壽禮；六度塔則展示星雲大師的一筆字。

大道左右，風雨廊遮風蔽日，特別適合陽光燦爛、氣候炎熱的高雄。廊壁有佛陀生平和《百喻經》故事的彩繪浮雕，配有星雲大師所書的偈子讚語。故事着重宣揚佛家傳統美德。如佛陀在其父臨終前回家度化，又親視靈柩，還超度早逝的母親。另有目連救母故事，都大力宣傳孝道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右手走廊盡頭供奉孔子，左手供奉關羽，一爲文聖，一是武聖，可謂儒釋道三家結合。大道盡頭的菩提廣場可容納三萬人，兩側是鐘樓、鼓樓，有台灣最大的鼓，廣場四周還矗立十八羅漢石雕像，包括三尊女羅漢。

拾級而上，進入五十米高的本館。迎面就是珞珈山觀音殿，除了正中供奉的千手觀音金身，四周還有藝術家繪製的觀音三十三法相，如魚籃觀音、送子觀音，玲瓏剔透，衣帶飄飄，配有相關傳說的文字說明。再往裏走是金佛殿，供彩繪鑲金的佛

陀像，不少人在此跪拜、求籤。

再往裏是著名的玉佛殿。玉卧佛背後有神龕，上面的玻璃罩內供奉佛牙舍利。一九九八年星雲大師到印度傳授三壇大戒，西藏貢嘎多傑仁波切感念他的佛法功德，贈予自己護藏近三十年的佛牙舍利，因此才有紀念館的建造。此殿朝拜者、參觀者衆多，包括外國來的和尚。每天廟中僧侶會定時帶信衆朝拜，進內者必須脫鞋進入。

位於紀念館頂樓平台的佛光大佛是紀念館地標，高一〇八米，用一千八百七十二噸鋼鑄成。基座四周有四座塔，統稱「四聖塔」，分別供奉文殊、觀音、地藏、普賢四菩薩，象徵智、悲、願、行四大美德。每座塔內都有比丘尼宣傳教義，鼓勵參觀者布施、抄經、請佛。

紀念館還有效使用了高科技，一樓多功能廳定時放映佛陀生平的3D電影，觀眾戴上眼鏡觀看時，還能收到漫天飄灑的彩綢菩提葉，怪不得廣告爲「4D」電影。地宮展示了陝西考古發現的盛放舍利的棺槨、地室，並用電子鐘標明每年開啓一室的規律，而地宮全部四十八室開啓共需四千八百年。

台南佛光山規模大，功能全，工作人員多，吸收信衆得力，因此引發台灣社會對其「商業化」的非議。此處靈山好，能否見真佛？那就見仁見智了。

掩邪救過

嚴陽



文史叢譚

古語「聞過則喜」，今人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」，說的其實都是一種理想、一種願望，因爲大凡是人，那麼，喜歡聽好話而不願別人揭自己的瘡疤——缺點、不足、錯誤等等，乃是一種生活常態。對於居於高位之上的人來說，更是如此。爲什麼？因爲這樣的人需要維護自身形象，需要與衆不同。所以，假如有人把「聞過則喜」、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」當真，真的對他們進行批評指正之類，那麼，很可能讓他們十分生氣甚至導致十分嚴重的後果。

《戰國策·燕策》中，記載了這樣一件事：燕王喜四年，燕王喜派丞相樂毅與趙國締結友好盟約，並以五百金設置酒宴款待趙國國君趙孝成王。栗腹返回燕國後對燕王喜說：「趙國的壯年男子都死在『長平之戰』中，他們的孤兒還都沒有長大成人，可以去攻打趙國。」燕王喜召見昌國君樂間，詢問他的意見。樂間回答說：「趙國的四境都是強敵，需要四面抵抗，故國中百姓均已習慣於作戰，不能去攻打。」燕王喜說：「我可以以三倍的兵力來攻打。」樂間回答說：「那也不行。」燕王喜大怒，執意發兵。最終的結果是趙軍大勝，燕軍大敗。後來，燕國讓大夫將渠前去趙國進行議和，割讓了五座城池給趙國，趙軍才解除對燕國的包圍，撤軍離開。

毫無疑問，燕國之所以遭遇這場恥辱性的失敗，主要原因是燕王喜沒有聽取樂間的正確意見，一意孤行。然而匪夷所思的是，此後燕王喜居然寫信給樂間——樂間在燕軍大敗之後投奔了趙國——在對自己昔日沒有虛心聽取了意見表示道歉的同時，也對樂間進行了譴責：「我希望在我有錯誤時，你能幫助掩蓋，沒想到你會張揚我的錯誤；我希望在我有重大過失時，你能給予教導，沒想到你會張揚我的過失。」燕王喜的言下之意是，我有錯誤，你應該包涵、體諒、掩蓋，而不是棄國而去形同公諸天下。這層意思的核心，假如用燕王喜

自己說過的話來概括的話，那就是希望樂間能夠爲自己「掩邪救過」。

我們必須承認的一點是，燕王喜在這封信中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己的悔意；但是，僅僅是這些，未必能夠打動樂間的心，因爲他的悔意遠不夠真誠、深刻。爲什麼這麼說？因爲另一方面他又樂於爲他「掩邪」——掩蓋過失。而樂間大概並不難從中看出燕王喜的真正用心：他並非是真正認識了錯誤並決意改正，而是希望樂間這樣的「能人」能夠爲自己所用，希望他能夠如他所提到的柳下惠一樣，三次被罷黜也不離開魯國，盡忠於國君。同時，也可以用樂間的回歸向他的臣民們表明，他的態度與容量，以及通過樂間現身說法，爲他的錯誤開脫、推卸。但是樂間並不是柳下惠，他是樂毅之子，而在昔日，其父樂毅曾經在燕惠王當政的年代，被劊軍兵權逃往趙國之後，在致燕惠王的一封信中表達過這樣的意思：「夫免身全功，以明先王之跡者，臣之上計也。」

對於樂毅、樂間們來說，能夠居於廟堂之上爲燕王出謀劃策，爲燕國的國計民生殫精竭慮，或許真是他們的政治理想，實現其人生價值的最佳途徑；但是，作爲人，誰都會有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，因此，當發現自己所盡忠的對象本身無比昏庸，你很難說他什麼時候會再次做出昏庸無比的決策的時候，遠離他無疑是最安全也是明智的選擇。所以，儘管燕王喜對樂間虛位以待，但樂間最終還是與他的族人、也曾經在燕國爲官但已棄燕歸趙的樂樂一起，因爲「怨不用其計，二人卒留趙，不報」。爲什麼「不報」？因爲昔日他們的先人樂毅已經在給燕惠王的信中，把很多東西都講得一清二楚了；再說，還有意思嗎？

我們不能不說的另另一點是，戰國時期是一個相對來說思想和表達比較自由的時期，真正因爲表達問題而遭遇橫禍的並不是很多；但是在其他年代就未必是這樣了。而這，乃是有無數人與事可以證明的。一句話，專制統治之下，作爲臣民，你只能「掩邪救過」，而不能把「聞過則喜」之類當真。

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

白頭翁



閒話煙雨

伍子胥接過吳王夫差賜死的屬寶寶劍，架在脖子上，陣陣寒氣直透脖腔。伍子胥死在眼前，竟然大笑，這笑聲中能聽出淒慘、悲壯、悔恨、無奈，「想當初是我幫你父親奪取吳國政權，幫助他滅楚平越稱霸，又幫助你立國立威，你紅口白牙要分一半國土給我，罷，罷，我別無所求，只要求取我的眼睛掛在吳國都的東門外，我要親眼看見越國的兵馬入城！」這席話擲地有聲，可謂驚天地，泣鬼神。中國京劇有位「伶界大王」譚鑫培曾經唱《文昭關》，唱得全場流淚。伍子胥真豪傑。

果然，越王勾踐率越兵圍困吳王夫差於姑蘇山上，其死連他自己都羞愧慘然，臨死也放下一句真言：「吾無面以見子胥也！」

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不假！

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記，范蠡說句踐：「長頸鳥喙，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共樂。」由此我判斷范蠡不僅是位卓越高超的政治家、陰謀家，而且還是位超群的占星術大師，眼中有神水，范蠡攜西施悄然而去，遺書給文種：「子何不去？」該走不走，禍不遠矣。果然句踐現出真相，不可共樂，賜死大功文種，《史記》上只有四個字「種遂自殺」。再翻查史料皆未見文種自殺前有遺言。非常遺憾，像文種這樣的「奇人」，又是蒙冤而死，死前不可能緘口。但不知爲何，史上無留言。

飛將軍李廣也是大英雄，英雄一世蒙冤屈死，卻在人之將死時，留有「善言」。我小學時就背誦王昌齡《出塞》：「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。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」豪氣浩蕩，大英雄

橫空出世。但卻不知道飛將軍李廣是如何死的？馬革裹屍？老死病榻？

原來李廣爲國家血戰一生，最後一戰因爲身爲統帥的外戚大將軍衛青的刁難，非但未能殺敵立功，親捉單于，反而因爲路偏遠，失嚮導，貽誤軍機，按軍法當問罪。李廣死得有英雄氣質，他對大將軍衛青派來的人說：「諸校尉無罪，乃我自失道。」和弟兄們無關，責任在我，我飛將軍一人承擔。然後在刀架在頸上之時對部下說：「我一大小血戰七十餘陣，什麼艱難險阻沒經歷過？這次失去戰機，路遠途迷，沒有接應上大將軍，豈非天哉？」李廣不揮英雄淚，淚灑劍鋒：「我李廣今年已然六十多歲矣，難道還要讓那些刀筆吏來屈辱我嗎？」司馬遷寫道：「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。百姓聞之，知與不知，無老壯皆爲垂涕。」相信司馬遷也暗暗垂淚。（二）